

Les Misérables

世界名著大系

悲惨世界一

Les Misérables

[法] 雨果 著

SHI JIE MING ZHU DA X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界名著大系

第三十四卷

悲慘世界

(一)

[法]雨 果 著

王 俊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著大系/张朝晖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2

ISBN 7-204-04505-X

I.世... II.张... III.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世界 IV.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695 号

世界名著大系

张朝晖 主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00 字数:4800千

2006年2月第2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3000套

ISBN 7-204-04505-X/I·810

定价(38册):998.00元

目 录

目 录

第一部 芳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3)
第二卷	沉沦	(47)
第三卷	在一八一七年内	(90)
第四卷	寄托有时便是断送	(113)
第五卷	下坡路	(123)
第六卷	沙威	(154)
第七卷	商马第案件	(164)
第八卷	波及	(220)

第二部 珂赛特

第一卷	滑铁卢	(237)
第二卷	战船“俄里翁号”	(277)
第三卷	完成他对死者的诺言	(287)
第四卷	戈尔博老屋	(330)
第五卷	无声的狗群黑夜搜索	(342)
第六卷	小比克布斯	(366)
第七卷	题外的话	(389)
第八卷	公墓接受人们给它的一切	(399)

第三部 马吕斯

第一卷	从巴黎的原子看巴黎	(442)
第二卷	大绅士	(457)
第三卷	外祖和外孙	(465)
第四卷	ABC 的朋友们	(495)
第五卷	苦难的妙用	(520)
第六卷	星星相映	(535)
第七卷	猫老板	(550)
第八卷	作恶的穷人	(557)

第四部 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 圣德尼街的英雄血

第一卷	几页历史	(633)
第二卷	爱潘妮	(662)
第三卷	卜吕梅街的一所房子	(677)
第四卷	下面的援助也许就是上面的援助	(704)
第五卷	结尾不象开头	(712)
第六卷	小伽弗洛什	(726)
第七卷	黑话	(756)
第八卷	欢乐和失望	(773)
第九卷	他们去什么地方?	(803)
第十卷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	(809)
第十一卷	原子和风暴结为兄弟	(825)
第十二卷	科林斯	(836)
第十三卷	马吕斯进入黑暗	(864)
第十四卷	失望的伟大	(872)
第十五卷	武人街	(8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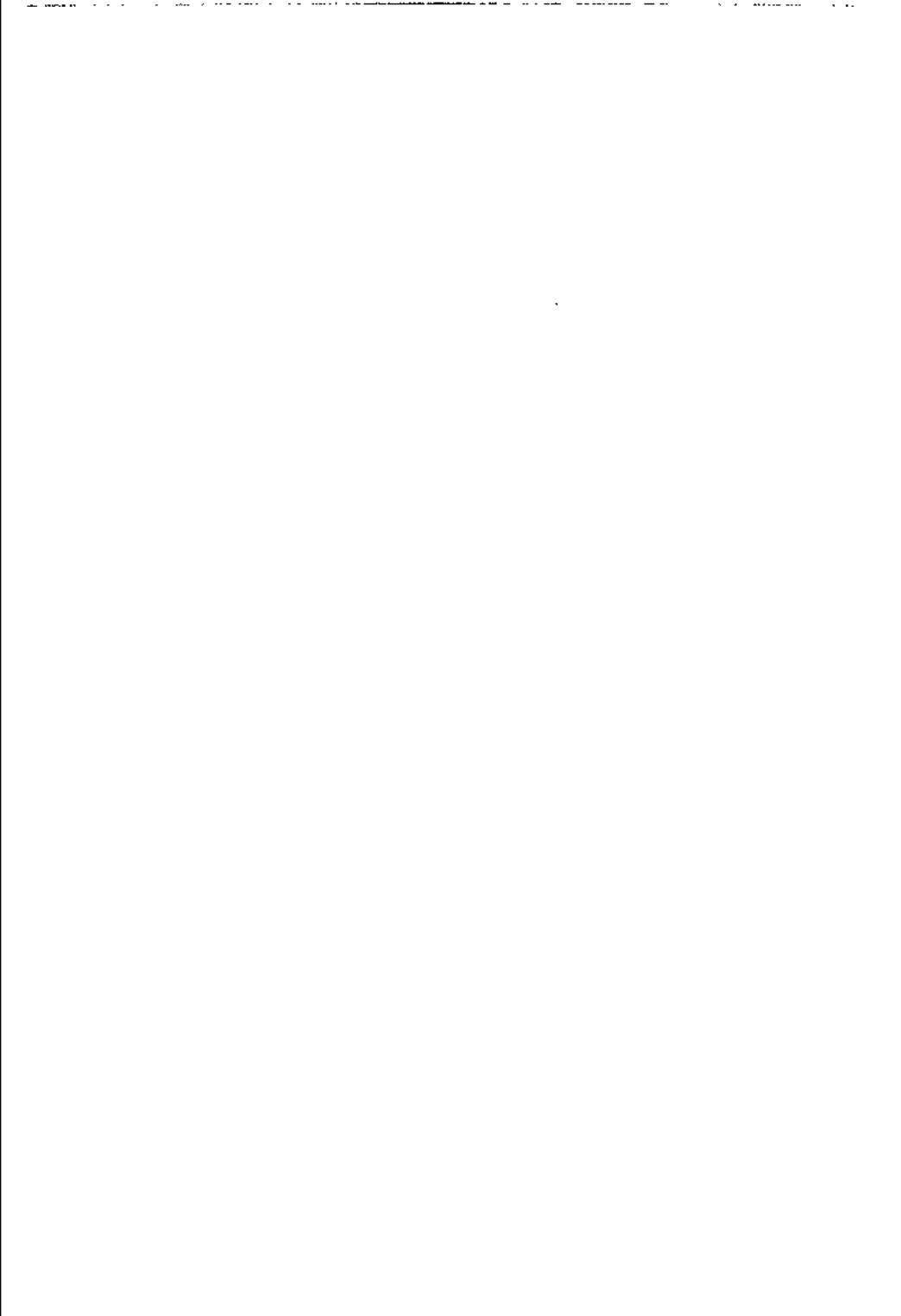
第五部 冉阿让

第一卷	四堵墙中间的战争	(905)
第二卷	利维坦的肚肠	(969)
第三卷	陷入泥泞,心却坚贞	(982)
第四卷	沙威出了轨	(1012)
第五卷	祖孙俩	(1021)
第六卷	不眠之夜	(1045)
第七卷	最后一口苦酒	(1064)
第八卷	黄昏月亏时	(1083)
第九卷	最后的黑暗,崇高的黎明	(1093)

序

只要因为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让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益的。

一八六二年一月一日于奥特维尔别馆



第一部 芳 汀

第一卷 一个正直的人

一 米里哀先生

一八一五年，任迪涅主教的是查理·佛朗沙·卜福汝·米里哀先生。他是个七十五岁左右的老人。从一八〇六年起，他就已任迪涅区主教的职位。

虽然这些小事与我们将要叙述的故事的本题无关，但为了精确，在此提一提在他就任之初，人们所传播的有关他的一些传说也并不是无用的。大众关于某些人的传说，无论其真假，他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他们的命运中所占的地位，往往和他们亲身做过的事是同等重要的。米里哀先生是艾克斯法院的一个参议的儿子，是所谓的司法界的贵族。据说他的父亲因为要他继承其职位，很早，在他十八岁或二十岁，就按照司法界贵族家庭间相当普遍的习惯，为他完了婚。米里哀先生虽已结婚，但仍常常惹起别人的谈论。他品貌不凡，虽然身材颇小，但是生得俊秀，风度翩翩，谈吐隽逸。他一生的最好阶段完全消磨在交际场所和与妇女们的厮混中。革命爆发后，事变叠出，司法界贵族家庭因受到摧毁、驱逐、逮捕而东奔西散了。当革命刚开始，米里哀先生便出亡到意大利。他的妻子也因害肺病死了。他们没有一个孩子。此后，他的一生有些什么遭遇呢？法国旧社会的崩溃，他自己家庭的破落，一般流亡者可能因传闻和夸大的恐怖而显得更加可怕的九三年的种种悲剧，是否使他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沉和孤独呢？一个人在生活上或财产上遭了大劫还可能不为所动，但有时有一种神秘可怕的打击，打在人的心上，使人一蹶不振；一向在欢乐和温情中度日的米里哀先生，是否受过那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没有人说过，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他从意大利回来，就已经当了教士了。

一八〇四年，米里哀先生任白里尼奥尔的本堂神甫。他已经老了，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接近加冕时，他为了本区的一件不知道什么的小事，这件小事他自己也不清楚，到巴黎去过一趟。他代表他教区的信众们向上级有所陈请，曾夹在一群显要人物中去见过费什红衣主教。一天，皇帝来看他的舅父，这位尊贵的本堂神甫正在前厅候见时，皇上恰巧走过来。拿破仑看见这位老人用双好奇的眼睛望着他，便突然转过身来问道：

“瞧着我的那男子是谁呀？”

“陛下，”米里哀先生说，“您瞧一个男子，我瞧一个天子。彼此都还上算。”

这位本堂神甫的姓名，皇帝在当天晚上向红衣主教问明了。不久，米里哀先生极其惊喜地得到了被任为迪涅主教的消息。

人们对米里哀先生初期生活所传述的轶事，到底谁也不知道那些是真实的。很少人知道米里哀这家人在革命以前的情况。

任何人初到一个嘴多而头脑少的小城里总够他受的，米里哀先生所受的也不例外。尽管他是主教，正因为他是主教，他就更得受。总之，牵涉到他名字的那些谈话，或许只是闲谈而已，内容不过是道听途说和捕风捉影的东西，有时甚至连捕风捉影也说不上，照南方人话来说，只是“胡诌”而已。

无论怎样，他在迪涅担任教职九年以后，当初或为那些小城市的小人们闲话的内容，都完全被丢在脑后了。谁也没有再提到，甚至没有谁再敢回想那些闲话了。

米里哀先生到迪涅时有个老姑娘陪伴着他，这老姑娘便是比他小十岁的妹子巴狄斯了。

他们的佣人只是一个和巴狄斯了姑娘同年龄的女仆，叫马格洛，现在，她在做了“司铎先生的女仆”后，取得了这样一个双重头衔：姑娘的女仆和主教的管家。

巴狄斯丁姑娘身材瘦长、面貌清癯、性情温厚，她体现了“可敬”两个字所表达的思想，因为一个妇人如果要达到“可敬”的地步，好象必须先做母亲。她从不曾有过美丽的时候，她的一生只是一连串圣洁的工作，这就使她的形象呈现白色和光彩；将近老年时，她具有我们所谓的那种“慈祥之美”。她青年时期的消瘦到她半老时，转成了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令人想起她是一个天使。她简直是个女神，处女当之也会逊色。她的身躯好象是阴影构成的，几乎没有足以显示性别的实体，只是一小撮透着微光的物质，秀长的眼睛老低垂着，我们可以说她是寄存在人间的天女。

马格洛大娘个矮苍老、白胖臃肿，忙碌不定，终日气喘吁吁，一则因为她操作勤劳，再则因为她有气喘病。

米里哀先生到任以后，人们就照将主教列在仅次于元帅地位的律令，把他安顿在主教院里。市长和议长初次拜访了他，而他，也向将军和省长作了初次的拜访。

部署既毕，全城静候，看主教有什么行动。

二 米里哀先生改称卞福汝主教

迪涅的主教院正好和医院毗邻。

主教院是座宽阔雄伟、石料建成的大厦，是巴黎大学神学博士、西摩尔修院院长、一七一二年的迪涅主教亨利·彼惹在前个世纪初兴建的。那真是一座华贵的府第，一切都具有豪华的气派，包括主教的私邸，大小客厅，各种房间，相当宽敞的院子，具有佛罗伦萨古代风格的穹窿的回廊，树木苍翠的园子。朝花园的那一面，有间富丽堂皇的游廊式的长厅，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主教亨利·彼惹曾在那餐厅里宴请过这些人：

昂布伦亲王——大主教查理·勃吕拉·德·让利斯；

嘉布遣会修士——格拉斯主教安东尼·德·梅吉尼；

法兰西祈祷大师——雷兰群岛圣奥诺雷修院院长菲力浦·德·旺多姆；

梵斯男爵——主教佛朗沙·德·白东·德·格利翁；

格朗代夫贵人——主教凯撒·德·沙白朗·德·福高尔吉尔；

经堂神甫——御前普通宣道士——塞内士贵人——主教让·沙阿兰。

这七个德高望重的人物的画像一直悬挂在那间长厅，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七一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也被用金字刻在厅里的一张白大理石碑上。

毗邻的医院却是一所狭窄低陋的房子，只是带个小花园的一层楼。

主教到任三天后参观了医院。参观完毕，他恭请那位院长到他家里去。

“院长先生，”他说，“您现在有多少病人？”

“二十六个，我的主教。”

“正和我数过的一样。”主教说。

“那些病床，”院长又说，“彼此靠得太近了，一张挤着一张的。”

“那正是我注意到的。”

“那些病房都是一些小间，里而的空气流通很难。”

“那正是我感觉到的。”

“并且，尽管是在有一线阳光的时候，那园子对刚刚起床的病人们也是很少的。”

“那正是我所见到的。”

“传染病方面，我们今年伤寒也有过，两年前，有过疹子。有时多到百来号病人，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正是我所想到的。”

“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主教？”院长说，“我们必须将就些。”

那次谈话正是在楼下那间游廊式的餐厅里进行的。

主教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转向院长。

“先生，”他说，“您认为，就拿这个厅来说，可以容纳多少床位？”

“主教的餐厅！”院长惊惶失措地叫了起来。

主教在厅周围望了一遍，象是在用眼睛测量。

“此地足够容纳二十张病床！”他自言自语地说，随即又提高嗓门，“瞧，院长先生，我告诉您，这里显然有了问题。你们二十六个人住在五六间小屋子里，而我们三个人，却有六十个人的地方。我告诉您，我的房子您来住，我去住您的。您把我的房子还我。这儿是您的家。”

第二天，那二十六个穷人便安居在主教的府上，主教却住在医院里。

米里哀先生绝没有财产，因为他的家已在革命时期破落了。他的妹子每年领着五百法郎的养老金，刚够她个人住在神甫家里的费用。米里哀先生以主教身份从政府领得一万五千法郎的薪俸。他搬到医院住的那天，米里哀先生就一次作出决定，把那笔款分作以下各项用途，我们把他亲手写的一张单子抄在下面。

我的家用分配单

教士培养所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传教会津贴	一百利弗
孟迪第圣辣匝禄会修士们津贴	一百利弗
巴黎外方传教会津贴	二百利弗
圣灵会津贴	一百五十利弗
圣地宗教团体津贴	一百利弗
各慈幼会津贴	三百利弗
阿尔勒慈幼会补助费	五十利弗
改善监狱用费	四百利弗

囚犯抚恤及救济事业费	五百利弗
赎免因债入狱的家长费	一千利弗
补助本教区学校贫寒教师津贴	二千利弗
捐助上阿尔卑斯省义仓	一百利弗
迪涅、玛诺斯克、锡斯特龙等地妇女联合会， 贫寒女孩的义务教育费	一千五百利弗
穷人救济费	六千利弗
本人用费	一千利弗
共计 一万五千利弗	

这个分配方案，米里哀先生在他当迪涅主教的任期中几乎没有改变过。我们知道，他把这称作“分配了他的家用”。

这种分配是被巴狄斯丁姑娘以绝对服从的态度接受了的。米里哀先生对这位圣女来说，她的哥哥就是她的主教，是人世的朋友也是宗教的上司。她爱他，并且极其单纯地敬服他。当他讲话时，她俯首恭听；当他行动时，她追随伺候。只有那位女仆马格格大娘，稍微有些啰嗦。我们已经知道，主教只为自己留下一千利弗，这和巴狄斯丁姑娘的养老金合并起来，每年才一千五百法郎。两个老妇人和一个老头儿都靠那一千五百法郎过活。

当镇上有教士来到迪涅时，主教先生还能款待他们。那是因为马格格大娘的极其节俭和巴狄斯丁姑娘的精打细算所实现的。

一天——到迪涅约三个月时，主教说：

“这样下去，我真有些维持不下去了！”

“当然罗！”马格格大娘说。“主教大人连省里应给的那笔城区车马费和教区巡视费都没有要来。从前的那几位主教，都是照例有的。”

“对！”主教说。“您说得对，马格格大娘。”

于是他提出了申请。

过了些时候，省务委员会审查了他的申请，决定每年给他一笔三千法郎的款子，名义是“主教先生的轿车、邮车和教务巡视津贴”。

这件事使当地的士绅们嚷嚷起来。有一个当过五百人院的帝国元老院的元老曾经赞助雾月十八日政变，住在元老宅第里，那是富丽堂皇地，为这件事，他写了一封怨气冲天的密信给宗教大臣皮戈·德·普雷阿麦内先生。我们现在把它的原文节录下来：

“轿车津贴？在一个小城里，那里人口不到四千，有什么用处？邮车和巡视津贴？首先要问这种巡视有什么好处，其次，在这样的山区，怎样

走邮车？路都没有。只能骑马。从迪朗斯到阿尔努堡的那座桥也只能够走小牛车。一模一样的神甫，又贪婪又吝啬。这一个在到任之初，还象个善良的宗徒，现在却和其他人一样了，他非坐轿车和邮车不行了，他非享受从前那些主教所享受的奢侈品不可了。呸！这些臭神甫！伯爵先生，如果皇上不替我们肃清这些吃教的坏蛋，一切事都好不了。打倒教皇！至于我，我只拥护恺撒……”

在另一方面，这件事却使马格洛大娘很是高兴。

“好了！”她对巴狄斯丁姑娘说。“在开始时主教只顾别人，现在非顾自己不可了。他已把他的慈善捐款分配停当，这三千法郎总算是我们的了。”

当天晚上，主教交给他的妹子这样一张单子。

车马费及巡视津贴

供给住院病人肉汤的津贴

一千五百利弗

艾克斯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德拉吉尼昂慈幼会的津贴

二百五十利弗

救济被遗弃的孩子

五百利弗

救济孤儿

五百利弗

共计三千利弗

以至于主教的额外开支，以及请求提早婚礼费、特许开斋费、婴孩死前洗礼费、宣教费、为教堂或私立小堂祝圣费、行结婚典礼费等等，这位主教都有钱人身上去取来给穷人；给得急也取得紧。

没有多久，各方捐赠的钱财源源而来。富有的和贫乏的人都来敲米里哀先生的门，后者来请求前者所留下的捐赠。一年功夫还不到，主教便成了一切慈善捐款的保管人和苦难的援助者。大笔大笔的款项都经他的手，没有任何东西能稍稍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或使在他所必费的用品以外增添一点额外的东西。

由于社会上层的博爱总敌不过下层的穷苦，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的钱都早已在收入以前付出了，正像旱地上的水似的；他白白地收进一些钱，却永远没有余款；于是他从我自己身上搜刮起来。

主教们照例把自己的教名全部写在他们的布告和公函上。当地的穷人，由于一种本能的爱戴，在这位主教的几个名字中，挑选了对他们最具意义的一个，称他为下福汝主教。我们称呼他，仍是用那名称，并且这个称呼很中他

的意。

“我喜欢这名称，”他说，“卞福汝赛过主教大人。”

我们并不认为在此地所刻画的形象是逼真的，只是近似而已。

三 好主教碰到苦教区

主教先生并不因为他的马车费变成了救济款而减少他的巡回视察工作。迪涅教区是个苦地方，平原少，山地多。三十二个司铎区，四十一个监牧区，二百八十五个分区。巡视这么些地方，的确有问题，这位主教先生却能完成任务。如果是在附近，他就步行；在平原，就坐小马车；在山里，则乘骡马。那两个高年的妇人一直陪伴着他。如果路程对她们太辛苦，他便一个人去。

一天，一头毛驴，他骑着走到塞内士——一座古老的主教城。当时他已囊空如洗，没有更好的坐骑。地方长官来到主教公馆门口迎接他，瞧见他从驴背上下来，觉得有失体统。另外几个士绅也嘲笑地围着他。

“长官先生和各位先生，”主教说，“我知道什么事使你们感到丢人。你们一定认为一个贫苦的牧师因为骑着耶稣基督的坐骑肯定是妄自尊大。这样做，我也是不得已，老实说，并非出自虚荣。”

在巡视工作中，他是谦虚和蔼的，闲谈的时间多，说教的时候少。他从来不把品德问题提到高不可攀的地步，也从从不向远处去寻找他的论据和范例。对某一乡的居民，他常叙说邻乡的榜样。在那些对穷人刻薄的镇上，他说：“你们瞧瞧布里昂松的人吧。他们给了穷人、寡妇和孤儿一些特权，使他们可以比旁人早三天割草场上的草料。如果他们的房屋要坍了，即使不要工资，也有人来替他们重盖。而不要工资，这也可算得上是受上帝庇佑的地方了。在整整一百年中，从来没有一个人犯过凶杀案。”

在那些锱铢必较的村子里，他说：“你们瞧瞧昂布伦的人吧。假如有个家长在收割时，因儿子都在服兵役，女孩也在城里工作，而自己又害病不能劳动，本堂神甫就会把他的情形在宣道时提出来，等到礼拜日公祷完毕，村里所有的人，男的、女的、孩子们都会到那困难的人的田里去替他收割，并且替他帮把麦秸和麦粒搬进仓去。”对那些因银钱和遗产问题而分裂的家庭，他说：“你们瞧瞧德福宜山区的人吧。那是一片非常荒凉的地方，五十年也听不到一次黄莺的歌声。可是，当有一家的父亲死了，他的儿子便各自出外谋生，把家产留给姑娘们，好让她们找得到丈夫。”在那些争讼成风，农民每因告状而倾家荡产的镇上，他说：“你们看看格拉谷的那些善良的老乡吧。那里有三千人

口。我的上帝！那真象一个小小的共和国。他们既不知道有审判官，也不知道有法官。处理一切的是乡长。他分配捐税，凭良心向各人抽捐，义务排解纠纷，替人分配遗产，并不取酬金，判处案情，并不收讼费；大家也都服他，因为他是那些简朴正直的人中的一个。”在那些没有教师的村子里，他又谈到格拉谷的居民了；“你们知道他们怎么办？”他说，“一个只有十户到十五户人家的小地方，自然不能长期供养一个乡村教师，因此他们聘了几位教师，在各村巡回教学，停留八天在这村里，那村停留十天。那些教师常到市集上去，我常在那些地方遇见他们。我们只须凭插在帽带上的鹅毛笔，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些只教人读书的带一管笔，教人读又教人算的带两管，教人读算和拉丁文的带三管。他们都是学问的，做一个没有知识的人多么可羞！你们向格拉谷的居民学习吧。”

他那样谈着，严肃地，象父兄一样；在缺少实例的时候，他就创造一些言简意赅的话，直达他的目的；那正是耶稣基督的辩才，自信，又能服人。

四 言行合一

他的谈话是随和而愉快的。他总要求自己适合那两个陪伴他的老妇人的知识水平。这时他笑起来，似乎确是小学生的笑。

马格洛大娘诚心诚意地称他做“大人”。一天，他从他的围椅里站起来走向书橱，要去取一本书。那本书正在顶上的那一格。主教身材矮小，够不着。

“马格洛大娘，”他说，“请您搬张椅子给我。本大人还‘大’不到那块木板呢。”

他的远亲德·洛伯爵夫人，一有机会，总爱在他跟前数落她三个儿子的所谓“希望”。娘有几个年纪很老行将就木的长辈，她的几个孩子自然就是他们的继承人了。三个中最年幼的一个将从一个姑祖母那里获得一笔整整十万利弗的年金，第二个将承继他叔父的公爵头衔，长子则会承袭他祖先的世卿爵位。主教平日常听这位母亲的那些异想天开的夸耀，却从不开口。但有一次，当德·洛夫人又唠唠叨叨提到所有那些承继和“希望”时，他似乎显得比平日更出神一些。她不耐烦地改变自己的话题说：“我的上帝！我的表哥，您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主教说，“一句话，大概出自圣奥古斯丁：‘把你们的希望寄托在那个无可承继者的身上吧。’”

还有一次，他接到本乡一个贵人的讣告。在一大张纸上所铺排的，除了亡人的各种荣衔以外，还有他所有亲属的各种封建的和贵族的尊称，他叫着

说：“死人的脊骨多么结实！别人把一副多么显赫的头衔担子给他轻快地背着！这些人真够聪明，坟墓也被虚荣心所利用！”

他一有机会，总爱说一些温和的讥诮言词，但几乎每次都含有严正的意义。一次，过封斋节，有个年轻的助理主教来到迪涅天主堂讲道。他颇有口才，讲题是“慈善”。他要求富人拯救穷人，以免堕入他尽力形容的那种阴森可怕的地狱，而进入他所说的异常美妙动人的天堂。在听众中，有个歇了业的叫惹波兰先生的商人，这人平时爱放高利贷，通过制造大布、哗叽、毛布和高呢帽赚了五十万。惹波兰先生生平从没有救助过任何穷人。自从那次讲道以后，大家都看见他每逢星期日总拿一个苏给那几个在天主堂大门口乞讨的老妇人，由她们自己去分。一天，主教撞见惹波兰先生又在行善，就笑嘻嘻地向他的妹子说：“惹波兰先生又在那儿买他那一个苏的天堂了。”

谈到慈善事业时，他即使碰壁也不退缩，还想得出一一些耐人寻味的話。一次，他去城在里某家客厅为穷人募捐，在座的有年老的商特西侯爵，此人富有但吝啬，他有办法同时做极端保王党和极端伏尔泰派。那样的怪事是有过的。主教走到他跟前，推推他的手臂说：“侯爵先生，您得替我捐几文。”侯爵转过脸去，干脆回答说：“我的主教，我有我自己的穷人呢。”“把他们交给我就是了。”主教说。

一天，在天主堂里，他这样布道：

“我极敬爱的兄弟们，我的好朋友们：在法国的农村中，有一百三十二万所房子都只有三个洞口；一百八十一万七千所有两个洞口，就是门和窗；还有二十四万六千个棚子都只有一个洞口，那就是门。这是因为那种所谓的门窗税才搞到如此地步。请你们替我把一些穷人家，包括老太婆和小孩子，都塞在那些房子里吧，瞧有多少热症和疾病！咳！上帝把空气给人，法律却拿空气做买卖。我并不诋毁法律，但是我颂扬上帝。在伊泽尔省、瓦尔省、两个阿尔卑斯省，即使是上下阿尔卑斯省，那些农民也连小车都没有，他们用自己的后背去背肥料；他们没有蜡烛，点的是松枝和蘸着松脂的小段绳子。在多菲内省，全部山区也是那样的。他们做一次面包要吃六个月，并且是用干牛粪烘出来的。到了冬天，他们用斧子把那种面包砍开，要放在水里浸上二十四个钟头才能吃。我的弟兄们，发发善心吧！看看你们四周的人多么受罪！”

他出生在南部，所以很容易掌握南方的各种方言。他学下朗格多克省的方言：“Eh bé！ moussu，sès sage？”学下阿尔卑斯省的方言：“Onté anaras passa？”学过多菲内省的方言：“Puente un bouen moutou embe un bouen fromage grase”这样就博得了群众的欢心，大大有助子他去接近各种各样的人。他在茅屋里或在山里，正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知道用最俚俗的方言去说明最伟大的人事

物。他能说各种语言,也就能和一切心灵打成一片。

并且他对上层社会的人和下层社会人民大众都是一视同仁的。

他在没有充分了解周围环境时从不粗率地作出判断。他常说:“让我们先研究研究发生这错误的经过吧。”

他原是个回头的浪子,他也常笑嘻嘻地那样自嘲。他丝毫不唱严格主义的高调;他大力宣传一种教义,但绝不象那些粗暴的卫道者那样横眉怒目。他那些教义大致可以这样概括:

“人有肉体,这肉体同时也就是人的负担和诱惑。人拖着它并受它的支配。”

“人应当监视它,约束它,抑制它,必须是到了最后才服从它。在那样的服从里,也还可以有过失;但那样犯下的过失是可赦宥的。那是一种堕落,但只落在膝头上,在祈祷中还可以自赎。”

“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你们尽管在歧路徘徊,失足,犯错误,但总应当做个正直的人。”

“尽量少犯错误,这是人的准则;不犯错误,那是天使的梦想。尘世的一切都免不了犯错误。错误就象一种地心吸力。”

当他看见大家吵闹并且轻易动怒时,他常笑嘻嘻地说:“看来这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犯的严重罪行了。现在只因为假面具被揭穿而急于申明和掩饰罢了。”

他对于社会所压迫的妇女和穷人总是宽厚的。他说:“凡是妇女、孩子、仆役、没有力量的、贫困的和没有知识的人的过失,都是丈夫、父亲、主人,豪强者、有钱的和有学问的人的过失。”

他又说:“对无知的人,你们应当尽你们所能多多地教给他们;社会的罪过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罪责。当一个人的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些制造黑暗的人。”

我们看得出,他有一种奇特和独到的役判事物的态度。我怀疑他是从《福音书》中得到这一切的。

一天,他在一个客厅里听到大家谈一桩正在研究调查、不久就要交付审判的案子。有个穷苦无告的人,为了他对一个女子和所生孩子的爱,在穷途末路时铸了私钱。铸私钱在那个时代是要受极刑的。那女子拿着他所造的第一个私钱去用,就被逮捕了。他们把她抓了起来,但是只有她本人犯罪的证据。只有她一个人能揭发她的情人,送他的命。她不肯招供。他们再三追问,她仍坚决不招供。检察长心生一计,编造她的情人变了心,极巧妙地伪造